

灯下书

读祖父冯桂林的“梅壶”

冯勤芳 潘小忠 文 |

我的祖父冯桂林(1902—1945),宜兴周铁镇人,中国近代紫砂壶制作名家。他是利用陶器厂陶工传习所的首批学徒,师从范大生、程寿珍等名师艺人,同时得到师兄叶得喜在生活上的帮助。祖父是二十几名学徒中极为勤奋好学的一个人,常年深夜入寝,黎明即起,后人用“年无一日息,日无一刻闲”来形容他的勤勉与努力。陶工传习所每次举办开工比赛,他总能摘得桂冠,令人刮目相看。因为祖父的勤奋与谦虚,范大生对他甚是欢喜,不但倾囊相授所有制壶技艺,更是将自己的代表名作“合棱”“合桃”“合梅”一并传于祖父。以至于在传习所毕业考试时,祖父的“合桃”壶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价位一升再升,超过了师傅范大生。

祖父是有名的多产艺术家,创新品种达到两百余种。在祖父的众多作品中,“合棱”“合桃”“合梅”是毫无疑问的代表作。而他的“梅桩壶”“松鼠葡萄”系列、“五竹壶”“龙头玉环壶”“葵仿古”“东坡提梁”“传炉壶”“线圆壶”“竹根壶”“四方竹段壶”等,也全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传世名作,后人争相模仿。

我们尤其喜爱他以梅为题材的作品。自古就有许多赞美梅的诗句。“冰霜磨炼后,忽放几枝新;独立江山暮,能开天地春。”梅之所以为历代文人雅士喜爱,是出于对梅傲霜斗雪、坚贞不屈的高洁情操的推崇,对梅“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奉献精神之喜爱。于是乎,以梅为题材的各式各样的紫砂茗壶便层出不穷,屡见不鲜了。

祖父一生曾创作过多款以梅为题材的作品。它们构思巧妙、立意新颖,每一件都可以说是上乘之作。双色“上合梅”,通体以梅花花瓣入壶,呈米黄色,好似一朵盛开的腊梅;花瓣的块面饱满,筋纹清晰,脉脉相通;嘴把的出枝呈紫色,尤显老辣遒劲;然而,新枝却也在悄悄地探出,吐故纳新,生机勃勃,似有阵阵清香,沁人心脾!“高梅花壶”仍以花瓣入壶,只是拉高壶身,遒劲弯曲的梅枝作嘴巴,蕴含无穷的生命力。顺势探出的两小枝,几朵梅花点缀壶上,一改前清之繁琐,格调清

新高雅。

“梅桩壶”系列是祖父毕生精心之作,为世人所推崇,也是当代很多艺人学习之典范。壶体以一截梅干入壶,壶身凹凸不平,树皮脱落,仅留的一些亦是斑驳不堪,错落有致。弯曲苍虬的嘴把,若自然生成,与壶身浑然一体,伸出的枝节饰以花瓣,布局合理。壶盖从壶身中挖出,天衣无缝。作品整体犹如立体的写意画,意气风发。梅之端庄大气、细腻婉约的风骨一览无余。

“东坡提梁壶”是祖父创作的另一把公认的以梅为题材的优秀作品,该壶充分展示了祖父擅作梅桩的特长。此壶在原作基础上做了很大改动,其流、把、钮均以梅桩枝节为装饰,疤痕累累,苍老遒劲。疤痕处理上枯枝新芽,新颖别致。尤其是提梁把的设计,曲折奇特,每一个疤痕均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使之于深沉静穆中,散发出勃勃生机。可以说,“东坡提梁壶”取得了在立意与技艺上的双丰收。祖父制作的以梅为题材的其他紫砂作品,也同样非常出色。紫砂“梅枝臂搁”就是极优秀的一件。那是一截梅树老干,旁出新枝,缀梅花数朵,寓意枯木逢春,老枝重绽新芽。

为什么祖父创作的这一系列梅题材的作品如此让人津津乐道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首先是因为梅与生俱来便有一股不同寻常的气质,也正因为如此,祖父深爱着梅,梅的精神是根植到他的心里去了,或许,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梅;其次,祖父是出了名的勤奋好学的艺人,他对陶艺创作始终一丝不苟,他的成功多半是因为他的刻苦努力;再次,祖父是一个极热爱生活的人,同时他又有着极强的分辨事物的能力,他懂得欣赏,懂得提炼,有着将生活艺术化的素养。也正因为如此,他才留下了如此多的“梅花壶”的经典。

祖父不仅是我们艺术创作的领航灯,也是众多紫砂从业人员的楷模。我们的心中都有一把梅花壶,有着对祖父无限的崇敬与思念,那是一种永远都无法磨灭的梅花情结,将会伴我们一生,永远鞭策着我们不断前进。

片羽

母校的紫薇

周宏伟 文 |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在无锡北七房中小学读书。那时的学校还在北七房老街的西边。母校的紫薇树就种在大礼堂和教师办公室中间的花圃里。老校长带着全校师生轮流到花圃里松土、除草、施肥、浇水和修枝,把这个小花园装扮得十分漂亮。这棵神奇的“肉麻”树,是花园里的头牌,尤其招人喜欢。

紫薇树的树干是虬曲的,外皮洁白、光滑。新长的树枝却是褐色的,摸起来很粗糙。紫薇树的皮会逐渐脱落,露出白净的树干,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去摸一摸。这时,花叶就会随之震颤,所以我们都喜欢喊它“痒痒树”。课余时间,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挠痒取乐。

紫薇树的花朵是紫色的,很别致。绿色的花萼中抽出一根根细丝,细丝上缀着鲜艳的花瓣,像用转笔刀转下来的铅笔刨花,摸起来和打皱的绢子一样。花瓣中间是金黄色的花蕊,红黄相间,煞是好看。

紫薇树开花时很壮观,很热烈。它不是一朵一朵开,而是像好奇的主人一样,刹那间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摆上了桌。它铆足了劲,一树一树地开,一簇簇一丛丛,让原本茂密的叶子都乖乖地让了路。

紫薇树下,小小少年也会生出惆怅:成绩不好的失落,不被老师重视的苦恼,以及同学相互排斥的焦虑……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不切实际的想法很多,超乎年龄的感受也很多,难道这就是所谓的青春萌动?

我是北七房小学的骄子。因为整个学校的同学都是农民的孩子,唯独我是跟着父母吃商品粮的城镇户

口。但是,我从来就没有任何的优越感,我的母亲整天死死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直到我像鸟一样飞出校园,才感到通体舒畅。走上社会后,遭遇了各种挫折,不堪重负时,才会回味校园里的清纯。紫薇树很温柔,它愿意默默听你的倾诉。

北七房古名莲溪。1905年,著名教育家华馆言先生创办莲溪小学堂,据说那时就有了这棵紫薇树。我上学时街西的北七房中小学,是否就是当年莲溪小学堂的原址,尚待考证。如今北七房整村拆迁,人们各奔东西,但凡在这里读过书的50后、60后、70后,都十分清楚地记得这棵神秘的紫薇树。

2001年,北七房小学再次易地重建,两年后,这棵紫薇树被移栽至街东的新校舍。当时,老校区已改做厂房,紫薇树险些被人卖掉,据说连2万元的价格都已谈妥,但最后还是留了下来。2025年初,紫薇树又被移植到前洲中心小学,这棵历尽沧桑的紫薇树终于有了最好的归宿。它可以尽情聆听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在风声、雨声和读书声中,将这百年的文脉延续下去。

北七房小学原址的大礼堂里,曾经举办过我父母的婚礼,紫薇树见证了他们的爱情。母亲做了37年的园丁,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父亲是前洲中心小学首任党支部书记,他一手提拔的高品秋后来担任北七房中学校的校长。冥冥之中,紫薇树始终在他们的身边,不离不弃。

紫薇树,如果我来看看你,摸摸你,你还会像当年那样娇羞地“痒痒”吗?记取年少时,再见鬓已霜,你大抵是记不得我了。

展痕

好小一棵树

嘉山 文 |

走进剑桥镇,经过三一学院的时候,导游指着路旁一棵用绳子围起来的树冠茂密的矮树,很兴奋地告诉游客,这棵就是牛顿的苹果树,而树后面就是当年牛顿的宿舍和办公室。看着这棵树冠刚过窗台的小树,众游客一片哗然,忙不迭地拿出手机拍照,争先恐后和它合影。

好小的一棵树,既无名牌也无说明。这里离三一学院的校门口不远,如果不是导游特意介绍,一般游客都会错过。360多年前的秋天,正在家乡伍尔索普果园中休憩的牛顿,因为被一个从枝头坠落的苹果砸中,让他灵感迸发,万有引力定律就此诞生。据说,眼前这棵苹果树就来自牛顿的家乡,是那棵祖爷爷苹果树的后代,且从基因检测上已经得到了论证。

导游还介绍,其实在剑桥还有一棵牛顿苹果树。1954年就栽种到了剑桥植物园,树种叫做“肯特之花”。它比眼前这棵树更正宗,不但有铭牌傍身而且还有血统可查:此树系1666年埃萨克·牛顿爵士花园里为其重力学说提供灵感的苹果树之后裔。并扼要介绍了牛顿当年如何从自己花园里苹果落地的现象中得到灵感,进而提出了重力学说。大概因为旅游线路缘故,大部分游客到了剑

桥都不可能专程去植物园,所以才有了这伫立街头的牛顿苹果树,成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近这位现代科学之父的网红打卡点,它让人激起多少科学的遐想。

就在大家膜拜这棵苹果树的时候,我特意搜索了牛顿在三一学院上学的时间。牛顿在三一学院共学习了四年。1661年6月,18岁的牛顿考入了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在其后的四年里,他的学业进步迅速,并在1664年荣获学士学位,四年后的166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而牛顿正是在毕业的一年后,发现了令世人惊叹的万有引力,这绝非偶然。热爱思考和学习成就了牛顿,他如果没有这四年的知识储备,迸发的灵感和伟大的发现或许会擦肩而过。而离开了牛顿的透彻思考,或许被苹果砸中1000次,也只是一个数字的叠加而已。

有身边游客在轻声议论,如果树下有个牛顿被苹果砸中的雕像,岂不更形象生动。但是我想,幸好没有雕像,如果有了,那将限制多少人的遐想空间啊!

我目光向这棵不寻常的小树致敬,赶紧上前排队,和这棵有着推进世界文明发展基因的小树合影。

春炉烹梅

制壶 潘小忠

